

桑

婦

劇中人

吳芷芳 年約二十三歲的女子，受過中等教育。

王其偉 芷芳的丈夫，年約二十五歲。

王老太 其偉的母親，年約五十歲。

採蘭 芷芳的陪嫁婢，年約十八歲。

楊素貞 芷芳的同學，年二十五歲。

楊仲甫 素貞的伯父，年約四十五歲，民聲報館的總經理。

陳奇 民聲報社之編譯員，年三十歲。

何勇 民聲報社的書記，年三十歲。

崔蘭芳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二十餘。

夏冰弦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二十餘。

倪光珠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二十餘。

棄婦 劇中人

王舜娥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十八歲。

李友梅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三十餘。

王大年 舜娥之父。

李大媽 年四十餘。

李大毛 李大媽的女兒，年十六歲，未曾受過教育的女孩子。

金二嫂 貧苦婦人，年三十餘。

王三姑 貧苦婦人，年三十餘。

小寶寶 貧女，年十八歲。

悟虛 老尼，年五十餘。

馮仁恨 警長年約四十餘。

土匪 三人。

樵夫 二人。

第一幕

時間 民國十一年。

地點 中國北京。

登場人物 吳芷芳 王老太 王其偉 楊素貞 探蘭 悟虛

佈景 這件事發生於王其偉的家裏，一間嚴肅而整潔的大廳，廳中陳設着中國式的古老桌椅，屏風處有二門通內室。

(開幕後，探蘭自內門出打掃地方。)

王老太 (自內門出) 探蘭！少奶奶呢？

探蘭 在裏面梳頭呢。

王老太 哼！叫她出來？(探蘭轉身欲入，王老太又呼之回)回來！我問你，少爺昨天晚上回來沒有？
探蘭 昨晚我候門，等到十二點鐘，還不見少爺回來，我就去睡啦。不知少爺回來沒有？

王老太 (怒容) 懶骨頭誰叫你等門等到十二點鐘就去睡的你不能再等多十二個鐘頭嗎?

採蘭 老太太少爺每天晚上都是這樣，他過了十二點鐘不回來，就不會回來的。

王老太 賤東西！你好大膽敢和我強嘴，不給些苦你受，你不知道老太太的利害。(拿雞毛帚在手) 還不給我跪下去嗎！(照頭一鞭，採蘭順勢跪下)

採蘭 (現出很可憐的狀態) 老太太我不敢了！

王老太 (拿起鞭子亂打) 你還敢和我強嘴嗎？(打一下說一句)

採蘭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王老太打一下，採蘭答一句)

芷芳 (聞聲自內出) 婆婆爲什麼一早又動氣呢？丫頭有什麼不對，請你告訴我。待我來管她，教她，你老人家又何苦生氣呢？

王老太 (以眼斜視芷芳) 哦！(聲重而長) 你的丫頭我就不能管啦嗎？(怒形於色) 我

的兒子也要受我管，何況你們這些賤東西！(以手指芷芳)

芷芳 我並不是說你老人家不能管她罵她。實在是恐怕你老人家生氣，急出毛病來。

王老太 哼！你不要假好心！你們主僕兩人不給氣，我受就夠了。

芷芳 婆婆！你老人家是我們一家之主，那一個敢給氣你受呢？

王老太 （氣憤憤的）唉！少奶奶你好利害！我實在說不過你，請你不要當面罵人。我這老東西，好像是你們家裏的一隻豬一條狗。只要你們主人歡喜，把一盤冷飯，兩三塊骨頭給他，他就感激到了不得啦。那個還敢做你們一家之主呢？

芷芳 婆婆！媳婦沒有什麼得罪了你老人家，今天為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王老太 我是你們家裏的豬狗，連丫頭也瞧不起我……（嗚嗚咽咽哭起來）

芷芳 （怒責探蘭）探蘭！你這該死的東西，為什麼一大早起來就得罪老太太！

探蘭 （仍跪在地下聲顫顫的說）少奶奶！我是什麼人，怎敢得罪老太太？

芷芳 不要多說啦！快過去和老太太叩頭陪罪！

探蘭 （從地下起來，向王老太叩頭）老太太，我以後不敢了。

王老太 滾開！（以腳踢之，探蘭倒他）你們想我死嗎？那一個受你們的生祭？

芷芳 (氣極了，聲色俱厲) 採蘭！你究竟怎的把老太太氣成這個樣子！

採蘭 (仍跪在地下，帶哭的聲音說) 我剛纔掃地的時候，老太太問我，少爺昨晚回來沒有？我說我候門候到十二點鐘就去睡啦。不知少爺回來沒有。老太太罵我懶骨頭，說我為什麼不再多候十二個鐘頭。我說少爺每天晚上都是…… (王其偉醉醺醺的東倒西歪的從外入。沒有注意採蘭跪在地上，冷不提防絆着她的脚，蹣跚的摔了一交)

其偉 (在地上爬起來打採蘭兩個巴掌) 常言道『好狗不擋路』難道你連狗都不如嗎？好的跪在地下幹什麼起來！替我脫鞋子！ (坐在椅上。把脚伸給採蘭。採蘭正欲起身。王老太急止之)

王老太 我不開口，誰也不許叫她起來！ (以手指採蘭) 你昨晚等門，等少了十二個鐘頭，今天罰你跪回十二個鐘頭！

其偉 媽！為什麼要罰她呢！

王老太 哼！為什麼要罰她？我正要問你，昨晚你究竟有回來沒有？

其偉 (吞吐其辭) 昨晚沒有……呵！我回來的！我回來的！

王老太 其偉！說話要明白一點，不要半吞半吐的！你昨晚究竟在什麼地方？

其偉 昨晚我在同事家裏吃酒，做陪客。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就趕回來了。那曉得打了半天的門，你們沒有一個人出來開門。所以又轉回同事家裏去睡啦。

王老太 (執鞭在手。惡狠狠的向着探蘭) 探蘭！你這賤東西真會撒謊！你說昨晚等門等到十

二點鐘，為什麼少爺十一點鐘回來就打不開門呢？你以後再敢撒謊不敢！(鞭之)

芷芳 昨晚我一夜都不能睡。總不聽見有一個人打門。你在外面不回家，是很平常的事。又何必撒謊，累人受打呢？

其偉 胡說！我那一回撒過謊？我那一晚是在外面睡過的？我昨晚不回家，是出於不得已的！

王老太 少奶！你真不懂禮，丈夫有什麼不好，不能當面教訓的。應當背地裏婉言勸導纔是。

其偉 算啦！算啦！不要鬧啦！我眼困得很呢！(說完大吐)

王老太 探蘭！今天暫時饒你一次，快起來扶少爺進去，好好的服侍他。

探蘭 (在地下起來，向王老太叩頭) 老太太！我以後不敢了！

(扶其偉入內)

王老太 (惡狠狠的望了芷芳一眼) 少奶！你看你現在成個什麼樣子。頭也不梳，粉也不搽，花也不帶，你這種難看的樣子，難怪我的兒子一見你就怕，不願意在家裏了。

芷芳 婆婆這是什麼話呢？你不管兒子在外面胡鬧，反罵媳婦不會諂媚丈夫，天下那有這種道理的？

王老太 胡說！(拍桌) 我的話總不會錯的！『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你今天居然敢和我相罵起來嗎？我沒有娶你回來的時候，我的兒子是很好的。自從娶你之後，他就討厭這個家了，連我的話也不聽了。這不是你的錯處嗎？丈夫在家的時候，你應當好好的服侍他。他叫你怎樣，你就怎樣。你應該好好的修飾一下，頭梳得光光的，臉搽得白白的，身弄得香香的；他一見你，自然就不願意離開你。就是你叫他出去胡混，他也不去。今天他弄成這個樣子，完全是你不會服侍他的原故！

芷芳 (以巾掩面而泣) 唉！凡是做人媳婦的，難道都應當這個樣子的嗎？

王老太 那是自然的！誰人做媳婦，不應該這樣的！我從前服侍老太爺的時候，真是小心到萬分。不但他叫我怎樣，我就怎樣。而且還要預先猜度他的意思，迎合他的脾氣。自己受了冤屈，連說也不敢說，還要笑嘻嘻的對着他。那個像你這樣！你連三從四德一點也不懂，真是枉費了你念過幾年書了！

芷芳 婆婆！什麼叫做三從，什麼叫做四德，我都懂的。我以為應當從的就從，不應當從的就不從。

王老太 哼！你懂什麼！你那里知道三從四德。你只知道不從不德！

芷芳 (聲悲而憤) 婆婆！我究竟那一樣是不從，那一件是不德？

其偉 (聲勢汹汹的自內冲出) 你不聽我媽媽的話就是不從！我吃醉了酒，你不服侍我，就是

不德！豈有此理！你這賤東西給我滾出去！(以掌推之，此時仍有醉意)

王老太 孩子啊！你不要多管閒事了，你去睡罷！

其偉 你們在這里支離瓜拉的吵鬧，叫人怎能睡呢？(以手指着芷芳) 你不服侍我也罷啦，還

要吵鬧，令人睡也不能睡，唉！要得這種樣子的妻子，真真是晦氣啊！

王老太 少奶！你丈夫醉了！你還不扶他進去歇歇嗎？

芷芳 （含淚忍辱）不要生氣了，我扶你進去歇歇罷。（一面走近其夫一面說）

其偉 （以掌推之）滾開！你不配服侍我！

芷芳 我不配服侍你，誰人纔配服侍你呢？

其偉 自然有人服侍我！難道我沒有你，就不能過日子啦嗎？

王老太 （撫其子）孩子啊！你今天吃醉了酒，不能再生氣的。媳婦不好，待我來管教她。好孩子

啊！媽媽扶你進去歇歇罷！（扶其子入內）

（芷芳坐椅上掩面而泣，約一分鐘探蘭手提一包袱出。）

探蘭 （走至其主旁見主哭亦哭）少奶！我們……

芷芳 探蘭！你爲什麼哭呢？

探蘭 少奶！你爲什麼哭呢？

芷芳 採蘭！我們女子處在這種地位……怎……怎教人不哭呢？（聲音悲顫，淚盈盈欲出，表示無限哀怨的樣子）

採蘭 少奶！你的地位比較我好得多，我……我……我就更不能問了！（聲慘而悲）

芷芳 採蘭！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呢？

採蘭 少奶！這是你的包袱。

芷芳 你拿出來幹什麼？

採蘭 老太太和少爺叫我拿出來的。少爺叫我們滾出去。起初老太太還不肯，後來少爺不知在老太太耳朵邊講了些什麼東西，老太太也就答應了。他們就收拾了這個包袱給我，叫我們一同滾出去。少奶！你看我們究竟……

芷芳 （站起來驚狀）什麼？他們叫我們滾出去嗎？唉！我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兄弟，叫我出去倚靠誰呢？採蘭！你進去請老太太出來，我們還是請他可憐，收留我們罷！

採蘭 （放下包袱）是啦。（入內，老太太在裏面大罵道：『不要臉的東西，趕快給我滾出去！』）

芷芳

(聞罵聲倒在椅中大哭起來) 唉! 我的天……天呀!

探蘭

(自內出) 少奶! 老太太不肯出來。她說不見我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少奶! 我們還是進

去當面求他罷。

(二人起身入內。剛至內門時，誰知內門已經關閉了。二人不能入。)

王老太

(在裏面大罵) 不許進來見我，趕快給我滾出去! 我們家裏不容你們這些不從不德

的賤東西!

芷芳

(隔門哀求) 婆婆! 我不敢了。我以後聽從你的話就是了。請你開門，給我們進去，和你老

人家陪罪就是了。(門內不應，二人推之不開。)

(二人正在推門的時候，悟虛老尼自外入。)

悟虛

(見二人推門狀。現出很驚奇的樣子。) 少奶! 你們在這里幹什麼?

芷芳

(轉過頭來淚痕滿面) 唉! 悟虛老師父，我……

悟虛

唉! 阿彌陀佛……少奶! 你為什麼哭呢?

芷芳

(垂頭飲泣)

唉……

(順勢坐在椅子上)

悟虛

採蘭！

……究竟什麼事？你過來訴我罷！

(採蘭向悟虛耳語。小心翼翼的恐怕老太太聽見。時時回首偷看門縫，恐怕她在門內竊聽的樣子。)

悟虛

(聽採蘭耳語時點頭微喟)

少奶！你不用憂愁。待我去勸勸老太太。她和我是老朋友，我

想她總可以聽我的話的。(走至內門拍門)老太太開門啊！你的老朋友悟虛來啦！(門內不

應)

採蘭

(拍門)

老太太開門啊！悟虛老師父來啦！(門內仍不應)

(三人無可奈何，仍走至廳中。)

悟虛

我和老太太是十幾年的老朋友。她的脾氣古怪，我是曉得的。她要怎樣就怎樣。別人是

容易勸動她的。少奶！今天既然到這種地步，恐怕一時也不容易勸她回心轉意。你們現在暫時

到我的庵裏住幾天，等到她的氣平了，我再送你們回來好不好呢？

芷芳 多謝老師父的好意！但是我現在不願出去，而且也不能出去。

悟虛 什麼緣故呢？

採蘭 我們出去之後，就不容易再回來了。

悟虛 唉！這種煩惱的苦海，不回來也罷啦。少奶！你是個聰明人。我請你自己細細的想一想！

芷芳 老師父！我知道人生是免不了煩惱的。我總不以爲遁跡空門，是免除煩惱最好的方法。老師父！你今天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呢？

悟虛 沒有什麼事。我今天下山化緣，經過這裏順便過來和老太太談談心罷了。不想來得不湊巧，我改天再來罷。（下）

素貞 （很時髦的裝束，精神奕奕的從外入）芷芳！您好呵！咦！你爲什麼哭呢？

芷芳 素貞！我近來真是有冤無路訴呵！（以巾拭淚）

素貞 芷芳！我來看你十回，九回都是哭。你眼淚洗面似的。唉！你這種悲慘的生活，以後怎樣過呢？
芷芳 素貞！我以後的生活真不知道怎樣過纔好。婆婆是刁蠻的，丈夫是胡混的。我既沒有父母，

又沒有兄弟，誰來可憐我？唉！你叫我還有什麼生趣呢？（以頭撞壁作求死狀）

素貞（急抱住他）芷芳妹！這又何苦呢？今天你又受了什麼痛苦？（誠懇的態度）你告訴我！

我能够幫助你的，必定盡力來幫助你！

芷芳（哀痛欲絕哭不成聲）你還是讓我……去……死掉罷！（掙脫素貞之手伏在几上痛哭）

（採蘭此時亦垂頭飲泣。）

素貞 採蘭！你的少奶奶今天究竟因為什麼事這樣悲哀呢？

（採蘭欲說不敢說的樣子，望一望芷芳，回頭又望一望內門）

採蘭 因為……（回頭窺看驚惶不敢說的樣子）

素貞 因為什麼？

採蘭 因為老太太和少爺……（又回頭窺看縮着不敢說）

素貞 怕什麼？你過來靜靜的告訴我！老太太和少爺怎樣？

(採蘭至素貞前用極細之聲，將前事告訴她，說時要作出種種的動作如其偉之醉態，老太太之惡態，芷芳之可憐態，自己之受打態和被趕逐態。)

素貞 (愈聽愈氣) 唉！這真是豈有此理！(頓足)

採蘭 (急掩其口) 不要給他們聽見了！

素貞 (氣憤憤的理直氣壯而言) 怕什麼？我不是你的少奶奶，她敢罵我嗎？難道我們女子是天生的賤種，應當做人家的牛馬嗎？

芷芳 好姐姐我求你可憐他們！不要罵他們罷！

素貞 芷芳妹！你一點勇氣都沒有，他們怎不欺負你呢？他們叫你走，你走就是啦！這種人間的地獄，你還願意忍受下去嗎？

芷芳 唉！這種人間地獄，那一個願意忍受下去。素貞！我請你替我想一想離開家庭的地獄之後，社會上簡直不把你當做人看待，依然！你再闖進社會的大地獄裏面。你叫我出去怎樣生活呢？